



中国古典诗词校注评丛书

元稹诗全集

【汇校汇注汇评】

谢永芳 编著

中 国 古 典 诗 词 校 注 评 从 书

元稹诗全集

【汇校汇注汇评】

谢永芳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稹诗全集/谢永芳编著. —武汉:崇文书局,2016. 4

ISBN 978-7-5403-4093-3

I. ①元…

II. ①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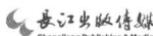
III. ①唐诗—诗集

IV. ①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7585 号

本作品之版权(含电子版权)、发行权、改编权、翻译权等著作权以及本作品装帧设计的著作权均受我国著作权法及有关国际版权公约保护。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改编、转载、印刷、销售、传播之行为,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法律顾问:吴建宝律师工作室



出品人:潘启胜

责任编辑:王重阳

责任校对:万山红

责任印刷:李佳超

出版发行:崇文书局有限公司

发行热线:027-87393855

网 址:www.cwbook.cn

地 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C 座 邮政编码:430070

印 制: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710-3329311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21.5

字 数:550 千

版 次: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3-4093-3

定 价:5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调换)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典藏文库

编撰委员会

顾 问 冯其庸 霍松林 袁世硕 冯天瑜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左东岭 叶君远 朱万曙 阮 忠
孙之梅 杨合鸣 李 浩 汪春泓
张庆善 张新科 张 毅 陈大康
陈文新* 陈 洪 赵伯陶 胡晓明
郭英德 唐翼明 韩经太 廖可斌
戴建业

(注:标*为常务编委)

前　言

中唐，在唐诗的分期中，通常是指唐代宗大历元年（766）至唐文宗大和九年（835）之间的时期，以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的相继离世与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等文坛标志性人物的相继出现，以及这一时期相比于前一时期在时代精神和审美趣尚等方面所发生的重大转变，作为区划前、后两个时间节点的依据。中唐，是中国诗史上非常辉煌和光荣的时期之一，可称诗国又一高潮。光绪二十四年（1898），陈衍提出古近体诗演变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即开元、元和、元祐“三元”说。二十年后，沈曾植易“开元”为“元嘉”，以禅理说诗，又提出了诗学家应该渐次打通的三种境界或进境，也即元祐、元和、元嘉“三元”说。在这两种影响甚大的诗学观点中，中唐的元和都处于相当关键的一环，盖叶燮《唐百家诗序》所谓“古今诗运关键”：

贞元、元和时，韩、柳、刘、钱、元、白凿险出奇，为古今诗运关键。后人称诗，胸无成识，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断。

而在元和诗坛上，元稹无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对此，《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论》曾经做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

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

后；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官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

作为有唐一代之文学的一位盟主式人物，元稹及其诗歌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自然会引起后来者的高度重视。

元稹(779—831)，字微之，行九。其先为鲜卑族人，原姓拓拔氏。后迁居洛阳，改汉姓元，遂称洛阳人。至迟至隋代，又迁居长安。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元稹出生于长安靖安坊祖宅。唐德宗贞元十年(794)，以明二经及第。十九年(803)，中吏部平判科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参加制举科考试，为敕头，授左拾遗，寻出为河南县尉。旋丁母忧。四年(809)二月，授监察御史。三月，充剑南东川详覆使。五六月，回长安，旋即分务东台。五年(810)三月，被夺俸征还，至长安，复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在江陵期间，有过短暂的襄阳、潭州、浙阳之行，并曾随幕主严绶讨张伯靖。九年(814)十月，严绶移节襄阳，元稹为从事，自江陵来到唐州。十年(815)正月，诏回长安。三月，再贬为通州司马。六月，至通州。九月底，赴兴元疗疾。十二年(817)秋或冬，自兴元返回通州。十三年(818)三月或四月，通州刺史卒，权知州务。年底，迁虢州长史。十四年(819)，入朝为膳部员外郎。十五年(820)正月，令狐楚为宪宗山陵使，元稹为判官。约二月，迁祠曹员外试知制诰。五月，又迁祠部郎中、知制诰，赐绯鱼袋。唐穆宗长庆元年(821)二月，迁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赐紫金鱼袋。十月，出为工部侍郎。二年(822)二月，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六月，罢相，出为同州刺史。三年(823)八月，改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唐文宗大和三年(829)九月，诏为尚书左丞。岁杪，至长安。四年(830)

正月，除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五年（831）七月二十二日，暴卒，年五十三。赠尚书右仆射。六年（832）七月十二日，葬于咸阳县奉贤乡洪渎原元氏之祖坟。著有《元氏长庆集》等。《旧唐书》卷一六六、《新唐书》卷一七四有传。

在《叙诗寄乐天书》中，元稹曾谓“适值河东李明府景俭在江陵时，僻好仆诗章，谓为能解，欲得尽取观览，仆因撰成卷轴”，以“色类相从”为原则，详分己诗为十类：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为古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为古体；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以五言、七言为两体；律诗中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为律讽；抚存感往，取潘子悼亡为题者，为悼亡；晕眉约鬓，匹配色泽，剧妇人之怪艳者，为艳诗，分今、古两体。在这“十体”中，颇为后人称道的，首先就是乐府诗。

在《乐府古题序》中，元稹集中表达了对乐府诗的看法：

乐府肇于汉魏。按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齐牧犊作《雉朝飞》，卫女作《思归引》，则不于汉魏而后始，亦以明矣。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昨梁州见进士刘猛、李餘各赋古乐府诗数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选而和之。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若《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之类是也。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则《田家》止述军输，《捉捕》词先蝼蚁之类是也。刘、李二子方将极意于斯文，因为粗明古今歌

诗同异之旨焉。

其基本观点是：其一，乐府自肇始以来，在内容方面即形成了“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的传统。其二，后世所作“古题乐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沿袭古题，唱和重复”，这样的作品“于义咸为赘剩”，事实上背离了乐府“讽兴当时之事”的传统精神；另一种是“寓意古题，刺美见事”，这样的作品体现了“引古以讽之义”，即继承了乐府的传统。刘猛、李馀的“古题乐府”中，有一些“咸有新意”之作，就属于“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一类。其具体写法，又有两种：一是“虽用古题，全无古义”，即不再沿袭古题的规定题旨，而只是借用了一个古题的题目，诗的内容与古题毫无关系；二是“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即在沿用古题的同时，也沿袭了古题的传统题旨，但使用了全新的诗料和诗歌语言，这同样实现了内容的创新。其三，杜甫“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也就是说，杜甫的“歌行”都是“新题乐府”。在杜甫的影响下，作者自己和白居易、李绅也都不再写作拟“古题乐府”。

元稹所作，是上述理论观点的具体实践，如《田家词》：

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种得官仓珠颗谷，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归来收得牛两角，重铸锄犁作斤劙。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愿官早胜雠早覆，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写出农民所受的残酷征粮之苦，末三句以决绝的口吻表达出自内心的愤怒与悲怆情绪。如果与《织妇词》相结合，可以见出作者并未因所表现民生疾苦的角度不同，而改变某种固定的写法，即都是以诗人旁白式的叙事，作为全篇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构成立论的基础，再在结尾部分借诗中人物之口，直陈作者胸臆。

贞元十九年(803),元稹娶京兆尹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元和四年(809),韦氏去世,年仅二十七岁。元稹的悼亡诗,真实地抒发出了对韦丛的感愧交并之情。如《遣悲怀三首》: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皆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遣悲怀”,实则挥之不去,无法排遣。第一首,通过对昔日夫妻贫贱相守时几件生活琐事的回忆,表达深长的思念之情。第二首,紧承上首,描写亡妻身后日常生活中引发哀思的几件事,事事触景伤情。第三首,以“悲君”总结前两首诗,以“自悲”引出下文,层层逼进,突出并深化主题。又如《六年春遣怀八首》其二、其五:

检得旧书三四纸,高低阔狭粗成行。自言并食寻高事,唯念山深驿路长。

伴客销愁长日饮,偶然乘兴便醺醺。怪来醒后傍人泣,醉里时时错问君。

前者写有一天清理旧物时,忽然找到几页韦丛生前写给自己的书信,说二人并餐而食,算不得苦,只是不放心你一人独自在外。睹物思人,感怆之意自在其中。后者颇具深曲之美:一是悼念亡妻,

偏偏写旁人哭泣，以旁人的感泣深寓自己的无比伤心；二是以醉里忘却丧妻之痛，反写永远无法忘却的哀思；三是怀念亡妻的话，不著一字，却从醉里着笔，而且醉话也不写，只以“错问”了之；四是醉眼睁开，醉里寻觅，正见“觉来无处追寻”的空寂；五是“乘兴”倾杯，醉醺醺，引来旁人抽泣，妙用反衬，极其感人；六是“时时错问君”，再现生前夫妇形影不离的恩爱情景；七是醉里沉靡之态，醒后惊愕之状，隐约可见。

元稹悼亡诗中的细节描写，是对前代悼亡诗中睹物思人、追忆生活细节的写法，如潘岳《悼亡诗》其一中“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等的进一步发展。其真实性与《祭亡妻韦氏文》中所云并无不同：

况夫人之生也，选甘而味，借光而衣，顺耳而声，便心而使，亲戚骄其意，父兄可其求，将二十年矣，非女子之幸耶？逮归于我，始知贱贫，食亦不饱，衣亦不温。然而不悔于色，不戚于言。他人以我为拙，夫人以我为尊。置生涯于濩落，夫人以我为适道；捐昼夜于朋宴，夫人以我为狎贤。隐于幸中之言。呜呼！成我者朋友，怨我者夫人。有夫如此其感也，非夫人之仁耶？呜呼歔欷，恨亦有之。始予为吏，得禄甚微，以当日之戚戚，每相缓以前期。纵斯言之可践，奈夫人之已而？况携手于千里，忽分形而独飞。昔惨凄于少别，今永逝与终离。将何以解予怀之万恨，故前此而言曰：死犹不悲。

平易通俗，深入浅出，是元稹悼亡诗的显著特点，除了取材于具体可感的生活小事之外，在语言上的表现也很突出，字字从肺腑出，句句见真性情，格外感人。又，组诗形式，对于系统化、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表现某种情态或表达某种感情，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之前的悼亡诗不乏运用组诗形式的先例，如潘岳《悼亡诗》、江

淹《悼室人》等，但元稹在继承了他们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组诗的集束效应，手法显得更为纯熟，表现更为精致，影响亦更为深远。另外，用格律诗来悼亡，虽不始于元稹，但与韦应物等人多用古体诗悼亡相比，元稹无疑是在悼亡中大量引入格律诗的诗人。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随后，经过李商隐等人积极响应，近体诗逐渐成为悼亡诗的重要形式。

哀艳缠绵的绮丽小诗，是元稹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离思五首》其二、其四：

山泉散漫绕阶流，万树桃花映小楼。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这一组诗，韦縠在其《才调集》中加上并以《莺莺诗》作为第一首，题作《离思六首》。可见，它们应该都是为莺莺而作。从内容上看，这组诗也与每首第三句都用“忆得双文”句式的《杂忆五首》一样，描写莺莺在不同场合中的种种情态。其中，如极富画面感的第二首，就并非一般想象所能得。稍有不同的是，从第四首中“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说法，明显可以见出，这组诗对莺莺的赞美要比《杂忆五首》更甚。而赞美之甚，显然是由于眷念之深、思念之切所致。综观元稹情诗中与莺莺有关的篇章，格调往往与众不同，尤其是与悼亡题材的庄重相比，大多露情溢态，充满风流浪子气息。这第四首诗却是一个符合受众审美期待的例外，这也许也是它之所以闻名遐迩的缘由之一。

在元稹的近体诗中，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代表着唱和诗体制在中唐时期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其绝句之出色者，亦不只在艳情一端。如《行宫》：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全篇仅二十字，却已将昔盛今衰之感浓缩在内，可谓《连昌宫词》的缩写。又如《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诗写在听到好友被贬时，内心强烈的感同身受之情。以“垂死病中”反衬“惊坐起”，刻画形体动作而包蕴着极丰富的感情，表现震动之强烈，于是作者的愤怒和悲痛之情便跃然纸上。而“暗风”一句又在不动声色的景物描写中，将所有的感伤和凄凉包蕴其间，设境尤极凄其，所以备觉沉挚。

白居易《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有云：

公著文一百卷，题为《元氏长庆集》，又集古今刑政之书三百卷，号《类集》，并行于代。公凡为文，无不臻极，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又观其述作编纂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实有心在于安人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抑天不与耶，将人不幸耶！予尝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壈而不偶，谪瘴乡凡十年，发斑白而归来。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是以法理之用，止于举一职，不布于庶官；仁义之泽，止于惠一方，不周于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时与不逢时同，得位与不得位同，富贵与浮云同，何者？时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

较为恰当地评价了元稹的一生(尽管此墓志之润笔达六七十万钱),包括其“述作编纂之旨”。元稹之诗,也确实曾经流传非常之广,影响非常之大,恰如其同作于长庆四年(824)的《白氏长庆集序》及《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中所云:

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镜湖傍草市名。)见村校诸童竟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又明年,徙会稽。路出于杭,杭民竞相观睹。刺史白怪问之,皆曰:“非欲观宰相,盖欲观曩所闻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误以予为名声人,相与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

后来,杜牧、胡震亨所云,均可旁证元氏此序所言不虚:

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媠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初疑元相白集序所载未尽实,后阅《丰年录》:开成中,物

价至贱，村路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绡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则所云交酒茗，信有之。（胡震亨《唐音癸签·谈丛一》）

不过，至迟至元稹去世不到三百年后的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首次刊行“北宋即仅有此残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六十卷《元氏长庆集》的刘麟，在所作序言中就已经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新唐书·艺文志》载其当时君臣所撰著文集，篇目甚多。《太宗集》四十卷，至武后《垂拱集》一百卷，今皆弗传。其余名公巨人之文，所传盖十一二尔，如《梁苑文类》、《会昌一品》、《凤池稿草》、《笠泽丛书》、《经纬》、《冗余》、《遗荣》、《雾居》，见于集录所称道者，毋虑数百家，今之所见，仅十数家而已。以是知唐人之文，亡逸者多矣。呜呼，樵夫牧叟诡异怪诞之说，鬼神幻惑不根之言，时时萃为一书，以诒好事者观览。至于士君子道德仁义之文，经国济时之论，乃或沉没无闻，岂不惜哉！元微之有盛名于元和、长庆间，观其所论奏，莫不切当时务，诏诰、歌词自成一家，非大手笔曷臻是哉！其文虽盛传一时，厥后浸亦不显，唯嗜书者时时传录，不亦甚可惜乎！

即便是在又过了将近八百年之后的“五四”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元稹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却也仍然难以与其历史贡献和地位完全相称，主要包括元、白研究冷、热不均（据粗略统计，在整个20世纪，有关元稹研究的论文约250篇，其中合论元白者占了五分之一强），元稹诗文研究本身存在空白区等。这或者也可以说是元稹命运的历史选择，以及元稹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进程中沧桑之感的一种体现。

元稹一生创作的诗歌数量很多，其元和十年（815）所作《叙诗寄乐天书》即云：“自十六时至是元和七年，已有诗八百余首。”元和

十四年(819)所作《上令狐相公诗启》亦云：“某始自御史府谪官于外，今十余年矣。闲诞无事，遂用力于诗章。日益月滋，有诗向千余首。”在流传过程中，也出现过相当程度的亡佚。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娄坚序马氏刻本《重刻元氏长庆集》有云：

世所传集，刻于宋宣和中建安刘氏，收拾于缺逸之余，功已勤矣。然考《唐书·艺文志》，《元氏长庆集》凡一百卷，又《小集》十卷，而所与白书，自叙年十六时至元和七年，有诗八百余首，凡十体、二十卷；七年已后，又二百五十首，此其二十余年之作也。计其还朝至歿，不知复几百首。今已杂见于集矣，而古诗不过百三十首，律诗不过三百余首，共三十卷。又他文三十卷，类次既非其旧，卷帙半减于前，盖诗之亡者，已不翅如其所传，则他文之不见于其书者，又可知也。

本书为展示元稹诗歌全貌，以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周相录《元稹集校注》为底本（其所据底本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以冀勤校点《元稹集》、陈尚君《全唐诗续拾》、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等，总收诗作860余首（组诗拆分计数，不含断句）；排序依照《元稹集校注》，并简单合并为古诗、古体诗、挽歌伤悼诗、律诗、乐府、补遗等六编；行文中亦据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卞孝萱《元稹年谱》以及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等，对相关互见重出诗作（诗句）略作提示。注释主要参考《元稹集校注》、《元稹集编年笺注》等，择善而从，以协助读者排除阅读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障碍。评析则注重在读解文本的基础上，兼采众长，灌注史识，纵横比较，适度发挥，力求准确还原元稹的诗史贡献和地位。

限于水平，书中恐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衷心希望读者批评指正。必须说明的是，这本小书在编写过程中，对前修时彦的相关研究成果多有参考，除上文已经指出的以外，主要还有陈才智、

陈寅恪、戴伟华、范淑芬、刘宁、孟二冬、钱志熙、苏仲翔、孙望、童养年、万曼、王运熙、吴伟斌、吴相洲、谢思炜、许总、张达人、张蓬舟、曾广开、朱金城以及日本学者池田温等。所有这些，都尽可能在正文中以随文作注的方式加以说明，以为读者提供方便。责任编辑王重阳编审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此一并致谢。

谢永芳

2014年8月8日

于黄冈师范学院

目 录

甲编 古诗

思归乐	3
春鸠	5
春蝉	5
兔丝	6
古社	7
松树	8
芳树	9
桐花	9
雉媒	12
箭镞	13
赛神	14
大觜乌	16
分水岭	18
四皓庙	19
青云驿	21
阳城驿	23
苦雨	28
种竹	29
和乐天赠樊著作	30
和乐天感鹤	32